

帝 · 后 · 皇 · 后 · 傳 · 卷 · 一

漢元帝
漢成帝



ONE HUNDRED BIOGRAPHYS
OF THE EMPERORS AND
EMPRESSES IN CHINA

中国皇帝皇后百传



汉成帝
汉元帝

远方出版社



第一章	少年多难	(1)
第二章	初登帝位	(42)
第三章	宦官专权	(53)
第四章	西羌之乱	(101)
第五章	徇私枉法	(106)
第六章	施行仁政	(117)
第七章	边庭多事	(124)
第八章	昭君出塞	(140)
第九章	社会动荡	(187)
第十章	太子废立	(202)
第十一章	成帝即位	(209)
第十二章	荒淫无道	(224)
第十三章	外戚争权	(249)
第十四章	唐祿无为	(283)
第十五章	延昌二陵	(292)

CA77/5



第一章 少年多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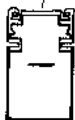
汉征和三年（公元前 90 年）中历九月的一天，汉武帝怀着沉重的心情，诏令建造思子宫和归来望思台，用以纪念已被他灭门的原太子刘据。然而刘据及其家人已死去一年零两个月了，死去不可复生，留给武帝的只是深深的追悔与怀念。

刘据是汉武帝的长子，他出生那年，汉武帝已经二十九岁，盼子心切的汉武帝非常高兴。母以子贵，其母卫氏遂被立为皇后，卫皇后的兄弟卫长君和卫青也先后被重用，成为西汉的名将。

元狩元年（公元前 122 年），刘据刚满七岁，就被正式立为太子。汉武帝对他着意培养，让人给他讲授《公羊春秋》和《穀梁春秋》等经史之学。年过二十，武帝又特意给他建博望苑，供他在苑内结交宾客。

但是，随着日月的推移，汉武帝见卫皇后姿色已不如当年，就有了不少后宫新宠，对卫皇后逐渐疏远了。同时他对刘据仁慈温谨的情性，有时也流露出一些不快，常说他不像自己那样有雄才武略。因此卫皇后和刘据很担心他们有朝一日被废除，终日惶恐不安。

汉武帝毕竟是个有远见的皇帝，虽然他也不免像其他皇帝一样宠幸几个后宫女子，但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还是清醒





的。他听说卫皇后和刘据有不安之色，就召见将军卫青（即刘据的舅舅）说：“汉朝刚刚建立，四夷还很猖獗，因此我不得不四出征伐，我的后代如果也这样下去，岂不成了秦二世了吗？我需要的继承人应是守文之上，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人心，哪里还有比他更适合的呢？”这番话就是明确表示不会废太子。他还让卫青将这意思转达给卫皇后和刘据。

汉武帝确实很信任刘据，每次出外行幸，都把日常政事交给刘据处理。刘据也很负责，常把汉武帝以前处理过严的案件改判，这赢得了一般百姓的赞誉，而汉武帝任用的那些酷吏却很恼火。

卫皇后很担心长此下去，刘据会惹怒武帝，所以经常提醒儿子：“有些案件，就留下等待皇帝的判决吧，你不要擅自从宽发落！”武帝听到这样的事，总是肯定刘据做得对。

自大将卫青死后，酷吏们再也不怕刘据有外戚卫家撑腰了，就想设法构陷刘据。他们唆使能够接近武帝的宫中小官，看到太子有一点过错，就向武帝夸张其事地告状。有时甚至是无中生有。如有一次，刘据去看望母亲卫皇后，谈话时间长了些，黄门（供皇帝役使的宫中小吏）苏文就告诉汉武帝：“太子与宫女嬉戏！”武帝并未怪罪刘据，反而给他增加了不少宫女。

又有一次，汉武帝身体小有不适，让小黄门常融去召太子。常融回来后对武帝说：“太子听说你贵体不适，面有喜色。”武帝听后，顿生稍许怒气。待刘据来见父亲，武帝仔细看他的脸上，尚有泪痕，只是装作很平静。武帝追问此事，才知道是常融诬告太子。于是将常融当众杀死了。

上述一系列诬构都很难离间武帝与刘据的父子关系，可见刘据的太子地位是牢固的。然而，一种迷信活动及由此引起的案件，却使武帝断然将刘据满门抄杀。这个恶魔就是巫蛊案。

汉武帝时期，方士神巫很多，他们聚首京师，装神弄鬼，



以机巧伪诈惑乱人心。有些女巫往来于宫中，教给宫女们在地下埋象形木偶，然后口中念词诅咒所痛恨的人，这就是巫蛊。当时，宫女相互间一旦产生矛盾，就互相告讦，诬对方以巫蛊诅咒皇帝。武帝当时年老多病，最怕人咒其死，所以每得到此类告讦，不验实否，一律格杀勿论。丞相公孙贺和其子公孙敬声，以及武帝的两个亲生女儿阳石公主和诸邑公主等人，都是被诬以巫蛊案而遭杀害的。于是有人就抓住武帝最厌恶巫蛊这一点来构陷太子，此人就是江充。

江充是个投机分子。他最初在汉武帝同父异母兄彭祖所封的赵国供职，因与太子丹产生矛盾，就跑到皇帝这里来告状。汉武帝见他体魄壮伟，就收留了他。后来任他为直指绣衣使者，负责三辅（京畿之地，辖境相当于今陕西省中部地区）的治安，并监督奢靡。他举劾了不少贵戚近臣的奢侈之罪，有时连太子、公主的家臣违制在驰道上乘车，他也照例没收其车马。为此，武帝很赏识他，说：“作为大臣，就应当像江充这样奉法不阿。”并把他迁为水衡都尉，负责保管皇室钱财及铸造钱币等。其实，江充并不清白，他那样做只不过是博取皇帝的好感，不久他就被人揭发了许多为亲友谋好处的事，武帝将其免了职。

巫蛊案一起，江充见又有了投机的机会，就蠢蠢欲动。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夏天，汉武帝到北山上的甘泉宫居住，江充乘饥对他说：“天子的疾病，都是因有巫蛊作怪。”于是武帝以江充为使者，专治巫蛊。

江充遂收罗了许多胡巫（少数民族的巫），声称他们可以看到地下的偶人。这些胡巫所指之处，就令人挖掘，然后将那些被认为埋了偶人的人抓来，酷刑逼供，不胜其酷者，转相牵引，株连甚广，于是自京师、三辅以至郡县，因受巫蛊案牵连而死者，前后达数万人。

当时，宫廷之中也不得安宁。江充在任直指绣衣使者时，



曾没收过太子刘据家臣的车马，刘据来乞求归还，他断然拒绝了。如今他看到武帝年高多病，惟恐武帝死后，刘据即位找他算账，就想乘此机会废掉刘据的太子地位。他唆使胡巫檀何对武帝说：“宫中有蛊气，不除掉它，皇帝就活不了多久了。”吓得武帝忙叫江充入宫查偶人。

江充立即带领手下人冲进宫中，先拆掉皇帝的御座，掘地求蛊；又去挖宫中召幸很少的那些人的住处；最后挖到卫皇后和太子居住的宫殿。江充的目的就是要诬陷太子，所以他令人纵横掘地，挖得连放一张床的地方都没有了。然后他宣称：“在太子宫挖得木人最多，而且还挖出了帛书，上面写着许多无礼的言辞。这些都要报告给皇帝。”太子刘据对此极为恐惧。

刘据的师傅石德，恐怕太子遭诛，连及于师傅等人，就劝刘据道：“以前，丞相公孙贺父子、两位公主以及卫氏的家人，都因被诬以巫蛊遭到杀害；如今他们又说在这里挖到了木人，究竟是胡巫预先放入的，还是确实存在的，这难以说清。我看不如假称奉皇帝符节，将江充及其同伙抓起来投入监狱，严厉审讯他们的奸诈。况且，如今皇帝重病住在甘泉宫，皇后与家臣的慰问请示，都不给通报，谁知他还活着与否？你可要提防发生秦朝公子扶苏被害之类的事重演呀！”

刘据觉得师傅的话有道理，但还是不敢贸然行事，他决定先到甘泉宫看看武帝怎样发落自己再说。这时江充已急着抓太子了，刘据一时不知所措，索性就按石德之言去办了。

是年秋七月壬午（公元前91年9月1日），刘据派门客假称是武帝派来的使者，逮捕了江充等人，其同党韩说怀疑使者有诈，被刘据的门客杀死。刘据亲手斩了江充，然后将胡巫在上林苑中烧死。

江充被消灭了，却引起了汉武帝与刘据之间的一场大战。刘据在惩处江充一伙时，不小心让苏文逃跑了，他来到甘泉宫告诉武帝：“太子谋反了。”武帝说：“太子可能是畏惧江充报



告木偶之事，才忿而杀了他，并不一定是谋反。”于是派人去召太子。那人根本就没敢进入太子的军中，就归据说：“太子确实已经反了，他想斩了我，我是逃回来的。”武帝一听大怒，迅速布置丞相刘屈氂发兵：“毋令反者得出。”（《汉书·刘屈氂传》）刘据也宣告百官：“帝在甘泉病困，疑有变，奸臣欲作乱。”（《汉书·刘屈氂传》），于是双方都打着受皇帝之命的旗号，在长安城中短兵相接，浴血奋击。战斗整整进行了五天，死者数万，仍难分胜负。

至庚寅日（公元前91年9月9日），民间皆传太子谋反，消息被太子阵中的士兵听到了，顿时斗志大减，士兵们纷纷逃离阵地，归附丞相的军队。于是太子兵败潜逃。

刘据逃到湖县（今河南灵宝县西北），藏在那里的泉鸠里。主人家贫，只能靠卖鞋养活他。刘据想起有个以前熟识的人，听说他很富足，就请人去找他，结果暴露了目标。官兵围捕刘据甚急，他自度不能再逃脱了，就于八月辛亥日（公元前91年9月30日）在室中自缢而死。

二

一生谨慎的太子据，背负意图以杀父戮君的罪名，含恨九泉。他的儿孙、妻妾也在劫难逃。太子据有一妃子史良娣（太子妻妾一等为太子妃，二等为良娣），她生有一子，史称史皇孙；史皇孙又纳王夫人，几月前刚刚生下一子。因为是武帝的嫡曾孙，得知喜讯后，武帝亲自赐封为皇曾孙，如今受祖父的牵连也被收入监牢。由于太子据一案牵连甚广，死了数千人，所以皇曾孙转瞬间成了孤儿，在长安狱中嗷嗷待哺，无人理睬。

狱中多了一个身分特殊的小儿，惊动了当时的廷尉监丙吉。他见小孩如此可怜，便在狱中挑选了两个犯罪较轻的女



囚，令她们哺养皇曾孙。丙吉的夫人姓水名隄，学过相面望气之术，皇曾孙的事，丙吉归家后就告诉了夫人，对太子据的死不免慨叹几句。水隄连忙制止，笑道：“太子据的事，自有人去说。倒是那个皇曾孙现在就在你管狱中，你要多多费心尽力。只是不知他的命相如何？”丙吉一听，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明天你不妨去看上一看。”水隄倒真动了好奇之心，第二天就和丈夫一齐来到狱中。见皇曾孙啼哭不止，心中十分怜悯，连忙抱了过来。仔细一看，真真是大贵之相。水隄呆了呆，急忙将丈夫拉到一边，低声说道：“依妾看来，这个孩子将来必有大福，君应好好对待，多积阴德。”这也是水隄怜小儿的计策。丙吉本就同情小儿，又听夫人一番言语，则更是尽心尽力。虽说有人照料，丙吉又特意安排皇曾孙及服侍之人独住一间干燥向阳的囚房，但皇曾孙却时时生病。此时武帝没有下旨处死曾孙，但也没有理睬他，皇曾孙就成了长安狱中特殊一员。转眼间三年过去，一场大瘟疫袭来。一向多病的皇曾孙又一次染病，奄奄一息。丙吉夫妇大急，昼夜探视，延医用药。就在很多人都相继染病而亡时，皇曾孙的病却一天天好了起来。一月后，竟精神更胜往昔。惊喜之余，丙吉替这个多灾多难的孩子起名病已，希望以后他再也不生病之意。

皇曾孙刘病已刚刚逃过瘟疫一劫，不想恶运又降到他的身上。原来，武帝在五祚宫养病时，有一自称善望气的人禀奏“长安狱中，有天子气。”其实是江充的同伙知道太子据后代在狱中，为了斩草除根假说而已。武帝闻言，大怒，立即下旨“长安育中，无论男女老幼，一概处死。”并命使者督办。丙吉听说后，立即紧闭监狱大门。任凭外面的人如何威胁叫嚷，拒不领旨。并命人向使者传语：“天子以好生为大德，民众无罪，尚且不可妄杀，更何况此中有皇帝的亲曾孙呢？”彼此相拒了一夜，使者无法入内。又觉得丙吉言之有理，只得回宫据实回奏。自从太子据自尽，武帝渐渐心气平和，回想起儿子的许多



好处，心中很是后悔。时过境迁，现下朝中又有人替太子据鸣冤，武帝便把当时追杀太子的人全部处死，并建思子台慰藉太子的亡魂。使者自然知道武帝的心事，因此便把丙吉原话告诉了武帝。武帝沉吟半晌，叹息到：“这也是天意。”于是大赦天下，众囚犯欢呼雀跃，各自归家，年幼的皇曾孙去处又成了问题。丙吉费力打听很久，才得知史良娣的母亲、兄长还健在。虽说居于乡间，生计倒也不愁。便使人护送刘病已至史家抚养。史家的人本就惦记着这个孤儿，一见不免大哭一场，自是精心看护。不久，武帝驾崩，临终有诏将皇曾孙收养掖庭，于是刘病已又重入京都。当时的掖庭令张贺原先曾服侍过太子据，也因太子一案受到牵连，才降为掖庭令。他见旧主的遗孤在自己治下，便千方百计格外尽心抚养。等到刘病已大一些，张贺便送他人塾读书。刘病已果然是聪明过人，勤学不倦。数年后，出落得一表人材。由于他的特殊身分和卓然不凡，私下里引起很多人的议论。

看到刘病已如此上进，张贺心中暗喜。他有一个女儿，年纪和刘病已相仿，张贺有心把女儿嫁给刘病已，便和弟弟张安世商量。只因这个弟弟在朝中为右将军，所以张贺遇事反倒要向弟弟请教。张安世一听哥哥要结这门亲事，立刻发起脾气，怪哥哥真是越老越糊涂。人家嫁女都择高门，自家好女儿怎可低就。张贺还想分辩，张安世摆了摆手，放缓了语气说道：“大哥，刘病已虽然人才出众，终归是太子据的孙子，罪臣之后。已被削为民籍，咱们张家女儿怎能嫁一平民？大哥待他已算仁至义尽，嫁女一事万万不可。”张贺见弟弟执意如此，自然是拗不过，只得打消了这个念头。但仍留心，必要觅得一位好姑娘，总要使刘病已成家立业，方觉对得起太子据。恰巧在掖庭宫舍中，和刘病已住邻居的暴室啬夫（掌管织事）许广汉有一女儿，尚待字闺中。说来许广汉与张贺，虽然官职各有高下，可同为宫役，时常相晤，身世又颇为相似，交情自然也不



错。许广汉曾在昌邑王手下做个小小的郎官，一次在随同武帝巡幸甘泉宫时，慌乱中把别人的马鞍放到自己马背上。被发觉后，按汉时法律要处以死刑，后来免罪一等，处宫刑，许广汉成了刑余之人。又过数年，武帝驾崩，昭帝即位，上官桀父子密谋造反。暗中准备许多绳索、武器，想在宴请昭帝和诸大臣时，用来捆杀君臣之用。消息泄露后，上官桀父子被诛。朝廷派许广汉去搜查那些绳索、武器，作为上官桀谋反的罪证。不知什么原因，许广汉竟没有找到，而别人一去就搜出来了。因此，许广汉又一次受到处罚，被派到掖庭掌管织室。他和张贺同为刑余之人，又同在掖庭供职，便很快熟悉起来，二人常在一起以酒消愁。一日，两人互谈衷曲，酒至半酣，张贺便向许广汉说道：“皇曾孙病已，年已长成，他日如有恩赏，便有封侯之望。许兄令媛，如若配与病已成婚，也是一桩好事。”当时，许广汉已有酒意，慨然应允。回家和妻子一说，许夫人勃然大怒道：“我的女儿乃是鲜花一朵，日后大有福贵，怎能配他！”原来许女小字平君，曾经许给欧侯氏之子为妻，尚未过门丈夫亡故。因此人们俱说许平君得嫁与贵人，才能相守。许广汉见妻子唠叨不止，便说：“这是掖庭令张大人亲自为媒，怎可推脱？我听说张大人原曾想把自己女儿嫁给刘病已，因他弟弟反对只好作罢。刘病已为人如何，你又亲眼得见，确实难得。况且，他终是皇曾孙，你想想看，皇室的亲骨肉，会不会落魄无依呢？将来一旦得志，你我也好有个依靠。”许夫人见丈夫说的也有道理，便闷闷不乐地为女儿准备嫁衣。

刘病已和许平君成婚后，夫妻甜甜蜜蜜，鱼水和谐。许家人也对刘病已青眼相加。在岳父资助下，刘病已向东海的名儒轺中翁学习《诗经》，颇有名声。此外刘病已颇有高祖之风，任侠尚气，常常和一群意气相投的年轻人斗鸡走马，出游三辅。因此闾里奸邪、吏治得失，刘病已纯熟于心。如今有了儿子，刘病已暂时放弃了这一爱好，专心在家陪伴妻儿。数月



来，许广汉夫妇，刘病已夫妇，四人就围着小刘爽团团转。惊喜于他的一颦一笑。昭帝驾崩，大将军霍光迎立昌邑王，旋即废黜等国家大事，他们自然是无暇顾及，也无心顾及。这天中午，刘病已正抱着小刘爽晒太阳，忽听门外人声鼎沸。大门一开，走进一队羽林军，领头的大臣向刘病已宣读了上官太后的诏书，封刘病已为阳武侯，即刻入宫。举家震惊，随即大喜。见来人执礼甚恭，许广汉和刘病已已猜出几分。想到不久自己就会继承祖业，执掌刘氏天下，刘病已怦然心动。他强作镇定，更换朝服，坐上马车，左右簇拥，驶向未央宫。谒见太后毕，早有群臣上表请立阳武侯为帝的奏章呈上来，上官太后自然是一声准奏。昭帝元平元年秋，刘病已即皇帝位，史称宣帝。对于这个沦落民间又被立为皇帝的刘病已，人们总是觉得好奇惊羨。因此关于他的种种神异现象自然在史书上详加重笔。刘病已的大起大落，似乎应了孟子那句“天降大任、必苦其心志”的话。

三

三月初三，汉皇帝许皇后临产，顺利地产下一女婴。因产后乏力，急于调理，御医们公拟一方，和了一碗药。淳于衍因她是霍家心腹，众医官推她为首领，哪里会检视她亲手和的药呢？值此之便，淳于衍将药性极烈的附子未和入药中，送给许后服下。许后生产本就虚弱，服下药后，片刻气血上升，头晕目眩，浑身大汗淋漓，流个不停。恍然间，想起那个恶梦，不由悲从心起，颤声问到：“这药中可有毒，为什么我如此难受？”淳于衍连忙走到榻前，为许后掖了掖被子，说道：“这药是众医公拟的方子，怎会有毒。娘娘放心，再过一刻，就会大愈。眼见许后汗流不止，气息愈弱，众御医觉得其中有鬼。但方子是大家开的，药是霍家心腹淳于衍亲手煎的，谁敢多言，



眼睁睁看着许后奄奄待毙。

闻讯赶来的宣帝大哭不止，命人把皇子刘奭抱来。此时刘奭只有4岁，长得苍白，瘦弱。他见母亲躺在榻上，并不像往日那样起身抱他、亲他，又是奇怪又是不满，本要撒娇叫几声，可宫中气氛，宣帝的悲容，吓得这位胆子本来就小的孩子，一声不出，只是来回骨碌碌转着眼睛。宣帝一见到刘奭，又勾起往日的记忆，想到许皇后的柔情，想到刘奭也像自己一样，幼年丧母；不由得把刘奭拉入怀中又痛又怜。刘奭在父亲的怀里，稍觉安慰，便怯生生地问道：“母后睡着了吗？为什么不起来抱儿臣？”听到稚子之言，宣帝再一次泪如泉涌，满宫的宫人也愧恨交集地大哭。在一片哭声中，刘奭尖细的哭泣被淹没了……

许后驾崩的消息一传人霍府，霍显立刻欣喜万分，一面为女儿赶制嫁衣，一面入宫禀明上官太后。上官太后原有此意，前因许氏在世，难以启齿；又不便让自己姨娘居妃嫔之位，现在名正言顺地向宣帝提出迎立霍女。宣帝自然同意。不多日，霍光小女霍成君，欢天喜地地进入未央宫，立为皇后。霍后人尚秀媚，宣帝虽然偶记亡妻，余哀未尽。但面对着一位粉装玉琢的新人，又怎能不优礼相待呢？至此，宫中天天欢宴不断，歌舞不断。霍后出身豪门，入宫后，车驾侍从十分盛大，赏赐属下均以千万计，宫女宦官都称赞霍后。在一片赞誉之声中，宫中很快就呈现一片升平景象。许后的死，只有年幼的刘奭一人痛苦地品味着。也是疑心生暗鬼，许后处在担忧之下所做一梦，让人钻了空子，反而害了自己。

如果说刘病已即帝位后，在霍光的权势下，日子不好过；许平君变成许皇后，在寂寞的未央宫中日子也不好过；那么从尚冠里到皇宫，最感到不快的当是小刘奭。他已习惯父母、外祖父母众星捧月地看护他，虽说皇宫中侍候他的人排成长队，但全是陌生、呆板的面孔。一向哄他、亲他的外祖父、外祖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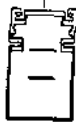




突然不见了；就是无时无刻不在他身边的父母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形影不离了。这对小孩子来说尤为残酷，并很难适应。在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中，一个幼儿的感受是无人在意的。在成人心中，荣华富贵、权势名利是每一个活着的人的毕生追求和全部价值。也许他们正在暗暗羡慕刘爽有如此命运，谁也不曾用刘爽的眼光看看这个世界。他要孤零零的一个人去适应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在刘爽眼中，父母的衣服变了，似乎人也变了，伴随着他所熟悉的一切都变了。这使他很不安，本能地觉得失去了某种重要的东西，却只能用哭声来表示他的不满和恐惧。

夜，空荡荡的宫殿黑沉沉的。刘爽蜷缩在被子中，对于黑暗的恐惧，使得他睁大双眼，久久不能入睡。而耳朵偏又出奇的灵敏，大殿中各种奇怪的声音不断在他耳边低鸣；窗外的月亮也惨白着脸，时时窥视着他。刘爽真想大声哭叫，喊出他的恐惧，喊出他的勇气。可那沉寂的四壁无动于衷地冷冷地对着他，别说是声音，似乎连他本人都可以被吞噬下去。对这森严高大的宫墙，刘爽深怀敬畏。他只能强迫自己闭上眼睛，蒙头入睡，盼望着第二天早一点到来，早早看到母后，就可以享受到母亲温柔的抚摸，温柔的话语，温柔的目光。几乎每一个夜晚，刘爽都在恐惧和希望中度过的。当他渐渐习惯高墙下那一方天地时，许后却突然驾崩，霍后人宫，一系列大事件震碎了刘爽所有的希望。

又是一个夜晚，刘爽在梦中惊起，大叫着点灯。在摇曳的烛光下，喘息着的刘爽渐渐平静下来，而一种锥心的痛楚却弥漫了他的全身，梦中母后柔柔地笑语仍然在眼前晃动，刘爽低声啜泣起来。当值的宫女、太监在一旁怜悯而无奈地看着刘爽。隐约中，远处传来鼓乐声。刘爽的脸上浮现出和他的年龄不相称的异样的神情。他知道，那是父皇在和霍后赏乐。宫中每个人都快乐胜似往昔，只有他在众人遗忘的角落中痛苦、无助地生活着。他刚刚适应了宫中生活，惟一的希望破灭了；他





觉得可以给他安全保护的那堵墙壁倒塌了，他怀着无人知晓、亦无人理解的巨大恐惧面对着这一切。虽然，宣帝时时诏见或派人来看他，但宣帝不会像许后那样问寒问暖，更多的要忙于国事和后宫之乐；霍后也会询问他的饮食起居，可霍后更不会像许后那样和蔼、亲切，即使是同样柔柔的声音，日光中透着一种陌生和寒气。尚不满8岁的刘奭在失母的痛苦中和无助的宫里生活中，过早地成熟起来，变得十分敏感、多疑。从宫人闪烁其词的言谈中，犹疑莫测的目光中，刘奭了解到外祖父身为刑余之人的低贱，母亲出身于此的卑微。而霍家的气焰更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打下深深的烙印。

一天，刘奭去御花园玩，正巧碰上霍后和她的姐姐、母亲说笑。自霍成君入宫后，她的姐姐、母亲便成为宫中的常客。如果外人看到她们在皇宫内的举止、作派，一定会认为这天下姓霍。看见刘奭走过来，几个人都停住笑声，吃惊地看着他，似乎奇怪皇苑中怎么会碰上他，好像在美味的饭菜中看到令人生厌的苍蝇。女人们的目光像剑一样刺向刘奭，在这目光下，刘奭觉得几乎无处容身。他听见霍后的母亲问道：“这就是那个在民间生的儿子？”刘奭还不懂得什么叫傲慢，什么叫嘲讽，可他敏感地觉察出说话人不喜欢他，甚至讨厌他。于是更加手足无措。他很后悔来这个花园，更加后悔碰见霍氏母女。见刘奭一副窘态，霍后的姐姐伏在她母亲耳边，说了些什么。于是他们漫不经心地瞥了刘奭一眼，一齐放肆地大笑起来。大笑声中，刘奭只觉得太阳一点点变暗在眼前不断晃动，他如泥塑一般，呆呆的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这使霍家的女人们更加惊异和不安，霍后不耐烦地用手一指，早有侍从走过来，拥着刘奭往回走去。从宫人们讪讪的笑容中，刘奭读懂了两个词：轻蔑。他是出身卑微的许后在民间生的儿子，现在许后死了，他在宫中又有谁会青眼相加呢？如果没有父亲时时记起他，在这偌大的皇宫中，他将不过是一片落叶，无声无息，无人理睬。



那几分蔑视，几分嘲弄的笑声，一直回荡在刘爽耳边，逼得他无处可藏，无处可逃。从此，刘爽从心里往外地惧怕霍家女人们。除了无法逃避的朝会外，他总是远远地躲开一切可以和霍家及其家人见面的机会。甚至，在刘爽眼中，父皇也离他越来越远了。以至于每次见到皇帝，刘爽都会紧张得出一身汗，更不要提对宣帝亲近了。在阴森重权势的皇宫中，他过早地失去抚爱，更多地体会畏惧……

夜深了，哭累了的刘爽趴在几案上睡着了。两个太监轻手轻脚地走过来，把他抱到卧榻上。睡意朦胧的刘爽觉得母亲来了，连忙伸手去拉。正好触到小太监的手，很柔软，很温热，不禁唤起一种久违的感觉，忽然觉得心里很踏实。他一把握住小太监的手，拉到怀里，带着满足的微笑，惬意地入睡了。他梦见母亲满面笑容地走过来，坐到他身边，握住他的手，爱怜地看着他，温柔地笑着，亲切地问这问那儿，在他耳边亲切地低语：“爽儿，母后在这，不要害怕。”睡梦中的刘爽露出欣慰的笑容，他很久没这么开心、这么安宁。从此，每天夜里，都由太监陪他入睡。在这寂寞的深宫中，在这无助的小儿心中，现今最亲近的人莫过于身边这些太监了。

花谢花开，刘爽失母的痛苦，渐渐平息。也习惯了自己每日孤零零的生活环境。然而，命运又一次打碎了他的平静。宣帝地节三年，霍光已死。宣帝在早朝时对群臣提出为家庙、社稷着想，应立嗣，并说：“许皇子（汉时风俗，皇子前冠以母姓）年已8岁，聪明仁厚，可继大统，朕欲立许皇子为太子，众卿以为如何？”此时政权已渐归宣帝，大臣们自然是惟皇帝是从。刘爽一时间成为众人瞩目的对象，一种新的惶惑笼罩在他的心头。他机械地叩谢父皇，机械地接受着群臣、宫人的朝贺。然而等待他的不仅仅是大赦天下，举国欢庆，生活再一次把刘爽卷入动荡不安的漩涡中，皇宫内外弥漫着一股阴冷诡异的气息。



刘爽被立为太子的消息传到霍家，霍显听后，大叫一声，吐血倒地。众人慌忙把她扶入内室，急召太医救治，经过一番折腾，霍显才慢慢醒过来。她目光无神地看了众人一眼，有气无力地挥挥手，让众人退出去。此时的霍显心乱如麻，又惊又气又怕，惊的是霍光刚死，皇帝就自作主张立在民间所生的儿子为太子，未把霍后和霍家放到眼里，霍家的权威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气的是自己的女儿身为皇后，日后若生儿子，反倒要做藩王，屈居刘爽之下。霍显一向瞧不起许家，自然也瞧不起许后所生的儿子，而刘爽竟然被立为太子，怎能不让她气愤呢？怕的是如果毒杀许后的事泄露，太子一旦掌权，必然要为母报仇，霍家则有灭族之祸。霍显思前想后，终于暗下决心，不能坐以待毙。“无毒不丈夫”，她要再用前计，害死刘爽。主意一旦拿定，霍显立刻觉得身体好多了，吩咐仆人备车，她要连夜入宫。

此时霍后也正在为刘爽立为太子而气恼，见到母亲来了，不由得把满腹牢骚尽相倾诉。霍显看着委屈的女儿，十分心疼，更是怨恨刘爽。她轻轻地拍了拍女儿的手，意味深长地说：“皇后，保重身体为上。我看太子身体瘦弱，多要进些补才好……”霍后一怔，不解地看着母亲，只见霍显眉目间透着一股杀气，衬着苍白的脸，说不出的狰狞。半晌，才颤声问道：“母亲是说……？”霍显目露怨毒之光，点点头。霍后一下子从榻上站起来，在殿内走来走去。她虽然不喜欢刘爽，但要下毒手却也难下决心。霍显见女儿犹豫不决，心中暗叹“真是孺子，尚不知深浅。”正所谓知女莫过母，霍显深知女儿一向骄横，只要激怒了她，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于是，坐在一旁幽幽地叹了一口气后，道：“我只不过是为将来担忧，为皇后担心罢了。试想有一天，若是皇后有了儿子，却要远离京城，在外为王。母子分离事小，但堂堂皇后嫡子屈居人下，却是旷古未闻，皇后又何以自处呢？皇上这么做，似乎不为皇后考虑